

格
萨
尔
王
本
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格 萨 尔 王 本 事

王沂暖 上官剑壁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责任编辑 白 木、凉 汀
封面设计 王 也
插图 高 廷

俄罗斯艺术史

王新霞 上官剑豪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大街10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1985年9月第一版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⁶/₈ 字数：7万

印数 1—4,000 册

书号10229.0262 定价：0.62元

前 言

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璀璨的瑰宝，是闻名世界的宏伟巨著，它是藏族人民长期以来集体的创作，千百年来一直在藏、蒙地区广泛流传着。它有藏文和蒙文两种本子。藏文本一般流传在我国藏族居住地区和国外的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蒙文本一般流传在我国蒙古族居住地区和国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

《格萨尔王传》已有法、德、英、俄、印等国文字的部分翻译。国外对这部史诗的研究，是从俄国旅行家帕拉莱斯在1776年出版一本《格萨尔的故事》开始的。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人郭增曾著文评论这部史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后来不少苏联学者如哈马加诺夫、布哈依洛夫等，相继研究过《格萨尔王传》。法国则从1902年后，陆续有人到藏族地区搜集《格萨尔王传》各种藏文版本，并翻译出版过部分章节。法国人中对这部史诗研究最有成就的是法兰西学院教授石泰安（R·A·Stein）。他在1969年出版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及其游吟诗人的研究》一书，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推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著名学者丹达木丁苏伦也对《格萨尔王传》的研究作过巨大的努力并有显著成绩。

我国是《格萨尔王传》这部伟大史诗的故乡。过去有些

学者如任乃强、陈宗洋、彭公侯等先生曾对《格萨尔王传》作过介绍、研究；解放后，青海、甘肃、西藏、四川、内蒙古、云南等地都对《格萨尔王传》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书撰稿人之一、西北民族学院王沂暖教授从五十年代开始，悉心从事《格萨尔王传》的介绍、翻译和研究，现在虽已年过古稀，还在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翻译、研究和著述，并为培养青年一代《格萨尔》学者，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光采夺目的、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民间巨作，在我国特别是汉族地区，知道的人还不多。这固然由于这部巨作的原文是藏文，读者不能不受到语文的限制，同时也由于这部巨作篇幅浩繁，据统计可能有二千万字以上，搜集齐全国不容易，通读一遍也费时日。正鉴于此，我们认为王沂暖、上官剑壁两位同志编写的这本《本事》，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读者用不多的时间，了解《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梗概。

本书系根据王沂暖、华甲的贵德藏文分章本《格萨尔王传》的汉译本缩写而成。藏文《格萨尔王传》，有分章本和分部本两种。分章本是在一本中分若干章，叙述格萨尔王的一生大事，等于一本格萨尔王全传。分部本是每一部叙述格萨尔王的一个重大事迹，首尾完整，若干分部本构成格萨尔王全传。分章本似为较早的说唱形式，又因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的说唱关系，使分章本原来的情节得到了不断地丰富、扩充和发展，并形成若干新情节，成为若干新的分部本。分章本最初可能只有一本，现在则已有两三种异本；而分部本则多达六、七十部，可能还有未搜集到的。

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原文共分五章。故事性强，宗教色彩少、语言精练优美、富于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是这本分章本的特点。为了保持原本的面貌，《本事》仍然采用原文语意和原本的情节，没有增添只有删节。章目分合和标题，略有改动。如原第一章天神章与第二章诞生章，因篇幅较少合并为第一章，标题是《英雄诞生》。原第三章改为第二章，因这一章有格萨尔称王的重要情节，所以将原标题“结亲”改为《纳妃称王》。原第四章降伏妖魔章改为第三章《降伏妖魔》。原著第五章降伏霍尔章，因篇幅较大改为两章，即第四章《霍尔入侵》和第五章《降伏霍尔》。

本书在体裁上仍保留原文的说唱形式，但有时也把唱词改用叙述形式表达。至于唱词的翻译，为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貌，《本事》大体上采用更接近于直译的译法，未做更多的润饰和加工。

这次王沂暖、上官剑壁二同志把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缩写成《本事》，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如果需要，希望将来还可采用同样的办法缩写《格萨尔王传》中的每一部，以别于改写本和整理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次

第一章	英雄诞生	(1)
第二章	纳妃称王	(8)
第三章	降伏妖魔	(22)
第四章	霍尔入侵	(51)
第五章	降伏霍尔	(89)

第一章 英雄诞生

很早很早以前，天国里住着一位白梵天王。白梵天王的妃子叫绷迺姐莱，他们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顿尢，二儿子叫顿雷，三儿子叫顿珠嘎尔保。三儿子最为聪明伶俐，英勇刚强。那个时候，妖魔鬼怪正在下界人间横行霸道，老百姓受尽欺压迫害，生活非常痛苦。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白梵天王商量，决定派一位天神下凡，去降伏妖魔，拯救人间灾难。

白梵天王同意从他的三个儿子当中挑选一个，到人间去降伏妖魔，为民除害。他把三个儿子找到跟前，让他们三个人自己商量，哪一个去好。小弟弟顿珠嘎尔保说：

“我们来个比赛吧，头一次比射箭，第二次比抛石头，第三次比掷色子。比完了再确定该哪个去。”

两个哥哥同意了，说：

“好啊！这样办很好，就这样吧！”

第二天，天一亮便先比射箭，比赛结果，下界的事落到了小弟弟顿珠嘎尔保的头上；中午比赛抛石头，结果下界的事又落到了顿珠嘎尔保的头上；晚上比赛掷色子，这次比赛结果下界的事还是落在了顿珠嘎尔保的头上。于是最后决定派最小的弟弟顿珠嘎尔保去人间降伏妖魔。母亲绷迺姐莱用神力把小儿子顿珠嘎尔保变成一只美丽的鸟儿。这只鸟儿，上身是黄灿灿的金子做成的，下身是绿油油的松耳石做成

的，腰部是雪白雪白的海螺做成的，四只爪子是黑亮黑亮的黑铁做成的，两只眼睛是花玛瑙做成的。

妈妈说：“你先飞到人间去看看，找到合适的投生地点后，再下凡去！”

鸟儿一展翅便离开天界，直向人间飞去。它一飞飞到了上岭噶地方，这里是一片平坦宽广的草原，好象金盆里凝满的酥油一般平，牧民们的黑牛毛帐篷象天空中的繁星一样，密密麻麻布满在草原上。鸟儿一落便落到一个名叫超同的人的帐篷外面。超同看见这只奇怪的鸟儿，认为是不祥之兆，马上叫他的妻子阿隆吉拿弓箭来射。超同把一支毒箭搭在弓上正要向鸟儿射去的时候，鸟儿却飞走了。它飞到另外一家牧民巴亚梅僧达的帐篷外面落了下来。巴亚梅僧达看见这只鸟儿，心里非常喜欢，认为是个吉祥的征兆，马上拿来好吃的东西献给它吃。鸟儿又向前飞，落到僧唐惹杰的帐篷门口。僧唐惹杰的妻子噶擦拉莱想给这只可爱的鸟儿一点食物吃，但是，她正在外面干活，手头不便，就把自己的奶挤了又挤，居然挤了一点奶汁，向鸟儿洒去。鸟儿尝到一滴奶后心里想：这就是我将要下界投生的阿妈呀！于是，便飞回天上，向父亲白梵天王和母亲绷迺姐稟报了在人间遇到的情况和将要投生的地方。在得到了父母的允许后，他就立刻死去，投生到人间来了。据说：格萨尔大王在天上死去以后，天上还给他修了一座灵塔，把他的尸骨安放在塔里面。这座灵塔如今还在天上保存着呢！

古代，在黄河上游有一个叫做“岭”的大部落，称为岭国。岭国的上部叫上岭噶，这里风景十分秀丽：每当春季来临，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繁花似锦，就象炒过的青稞撒在绿

油油的草原上一样；羊群象珍珠，在绿草地上滚动着。岭国的下部叫下岭噶，地势平坦广阔，象一望无际的大湖，结着白色的坚冰，在太阳的照耀下，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凝银光。岭国的中部叫林雄，那里有辽阔的草原，水草丰茂，景色如画。岭国真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好地方呵！

那时候，这里有一个小王名叫塔乍。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名叫僧唐惹杰，次子名叫噶雷公琼，三子名叫超同达，四子名叫采沽达，五子名叫邦散达。当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塔乍便每人都分给一份马牛羊等财产，让他们自立门户去生活。长子僧唐惹杰娶了噶擦堆地方一个部落首领巩巴的女儿噶擦拉茉做妻子。她在外面会耕田种地、放牧牛羊；在家里能挤奶打茶、磨炒面、织毛布。噶擦拉茉性情温柔善良，人们都称她为贤女。但她嫁过来以后一直没有生男育女。僧唐惹杰便娶了第二个妻子名叫噶提闷。噶提闷仍然没有生育。僧唐惹杰又娶了第三个妻子那提闷。那提闷还是没生孩子。噶擦拉茉到五十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她正在家里挤牛奶，忽然听到从天空中传来啾啾呀呀悦耳动听的歌声。她抬头一看，只见一位浑身珠光宝气、衣着十分华丽的天神，在一群仙童仙女的簇拥下，从天上缓缓地飘了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噶擦拉茉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奶牛一头跟着一头地走开了。等噶擦拉茉苏醒过来时，天神顿珠嘎尔保已经投胎到她腹中了。那提闷是一个非常坏的女人，当她知道噶擦拉茉有了身孕的时候，就想：大姐噶擦拉茉如果生了儿子，我和二姐噶提闷就会被人轻视。应当想个法子……超同达也是一个坏心肠的人。他俩便设法向僧唐惹杰进谗言，说坏话，污蔑噶擦拉茉怀的是私生子。僧唐惹杰听信了他们的谗

言，就把噶擦拉茉驱逐出去，只给她一个四面不挡风的破帐篷，一匹老骡马，一头瞎奶牛，一只老山羊，一条瘸母狗，而且没有给她任何吃的东西。临近产期的噶擦拉茉只得自己上山打柴换些糌粑度日。噶提闷是个好心肠的人，时常给她送一点吃的来。

那年的四月十五日，岭噶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发生了一次地震。约莫黄昏时分，噶擦拉茉感到肚子一阵阵疼痛，不一会儿就生下来一条约有九十度长的黑蛇。这条蛇一落地就唱道：“我是梵天之友黑毒蛇，用着我时我就来！”唱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接着又生下来一个金黄颜色的人，一落地就唱道：“我是阿哥黄金蟾，用着我时我就来！”唱罢就不见了。

接着又生下来一个绿玉颜色的人，一落地就唱道：“我是弟弟绿玉蟾，用着我时我就来！”唱罢也不见了。

又生下来七个黑铁鹰，一落地也唱道：“我们是铁鹰七兄弟，用着我们时，我们一齐来！”唱罢也不见了。

又生下一只人头大雕，一落地也唱道：“我是人头大雕，用着我时我就来！”唱罢也不见了。

又生下来一只红铜色的狗，一落地也唱道：“我是红铜狗，用着我时我就来！”唱罢也不见了。

原来，这些都是天神顿珠嘎尔保投生人间时，父亲白梵天王答应赐给他的一些助手。

最后，噶擦拉茉生下来一个象羊肚子一样的圆肉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怪物。噶擦拉茉因为生育太多，不胜疲劳，昏昏沉沉地睡在那里。

这时僧唐惹杰第二个妻子噶提闷在噶擦拉茉分娩之前一

个月，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取名叫甲擦协噶尔。因为她母亲噶提闷是汉族姑娘，“甲擦”是汉人外甥的意思，“协噶尔”是面白的意思，他是格萨尔的长兄。

第二天一早，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噶提闷提着酥油茶壶，背着糌粑口袋来看噶擦拉莱来了。她感到万分惊讶的是，原来分给噶擦拉莱的老骡马下了驹，瞎眼奶牛生了犊，老山羊产了羔，瘸母狗下了崽，金灿灿的阳光照耀在帐篷上，静寂的山沟里，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祥瑞景象。一进帐篷，看见噶擦拉莱躺在垫子上，在她身旁有一个圆圆的肉蛋。噶提闷问明了原因后说道：“我们把这个圆肉蛋划开，看看里边是个什么东西吧！”

噶擦拉莱说：“你就用我在路上拾得的那支箭把这个圆肉蛋划开吧！”

噶提闷用箭头刚把圆肉蛋划开，就见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做着拉弓射箭的姿势从里面站起来，说：

“我要当黑头人的君长，我要制服凶暴强梁的恶人！”

噶提闷非常诧异地说：“刚生下地的小孩怎么就会说话呢？你想当黑头人的君长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制服强暴的敌人，对你们母子当然是一件好事。”

噶提闷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孩子披上并对噶擦拉莱说：“你给孩子吃点奶吧！”

“还没有奶，把孩子放在那儿吧，”噶擦拉莱回答说。

噶提闷给噶擦拉莱倒了一碗酥油茶就走了。

噶提闷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超同。超同说：“哥哥叫我到嫂子那儿去看看。平日一到天亮她就煮好茶，把家畜都喂好。今天却不见动静，不知是怎么回事，特地叫我来看看孩

子生下来没有。”

“你不用去了，她已经生了。”噶提闷回答说。

超同没有理睬噶提闷的话，他径直朝噶擦拉茉的帐篷走去。到了帐篷门口，他看见马呀、牛呀、羊呀、狗呀都生下了崽子，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他气冲冲地闯进帐篷里面喝道：

“我是超同，孩子在哪儿？快给我看一看！”

“在那边呢，看吧！”噶擦拉茉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超同一看，啊呀！这那里象刚出生的婴儿？！分明是个天神的孩子，相貌英俊不凡，长大了必定是个了不起的人。超同的两只眼滴溜溜地乱转，心中打着鬼主意。他忽然做出惊恐万状的样子，对噶擦拉茉嚷道：

“哎呀！这根本不是孩子，是一只毒蝎子呀！”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孩子抓过来拖到外边，挖了一个很深的坑，里面放上刺鬼，把孩子放在刺鬼上面，四肢都钉上大木橛子，在心口中用刺鬼点上灯，又在脑袋上压上一块大石头，最后，用泥土把深坑填得结结实实的。这时，他才心满意足地牵起新生的小马驹往回走。他刚走出没多远，忽然听见雷鸣般的一声怒吼，孩子从土坑中一跃而出，大地也随之震动起来，小马驹一惊，就从超同手中挣脱开跑了，超同被小马驹拖倒在地，十根肋骨摔断了七根，狼狈不堪地爬回自己的帐篷里去了。

超同走了后，小孩竟一下子长得象个八岁孩子一般大小，他回到帐篷，对阿妈噶擦拉茉唱道：“阿妈阿妈别睡了，阿妈阿妈快快起！我是你的孩儿，台贝达朗是我的名子！超同叔叔心太坏，为报母恩我才来这里。”

从那天开始，台贝达朗身穿一件黑山羊皮破皮袄，脚着一双红腰子破马靴，腰扎一条结了六个疙瘩的麻绳腰带，头戴一顶象鹰翅膀一般的尖顶帽，后背插一面小旗儿，骑上那头小马驹，每天从上沟跑到下沟，从山下跑到山上，到处去寻找食物给阿妈吃。一天，台贝达朗对阿妈说：“叔叔夺走了我们的家产，我们应该让他们偿还。”

于是，台贝达朗便从叔叔超同的神牦牛中，牵来一头杀了给阿妈吃。接着又牵来一头神羊，也杀了给阿妈吃了。他又出去打猎，有一次，在北方打来一只又大又壮的野牛，拖回来后，帐篷里堆满了野牛肉和油脂。阿妈吃了有营养的食物之后，衰弱枯瘦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胖了，脸上也有了笑容。附近的人们感到很稀罕，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们母子二人。叔叔们见了这个情景，也不禁犯起疑来，他们悄悄地议论说：“我们这个侄儿，恐怕不是一般的人，看他的本领好象是天神下凡啊！”

第二章 纳妃称王

这以后，台贝达朗要让叔父们归还财产。他打来很多野牛，在草地上摆起酒席，请叔父们来赴宴。大家又吃又喝，不一会儿，就都醉得前仰后合了。这时，台贝达朗站起来说道：

“各位叔叔在上，侄儿有几句话要说。我爸爸年纪大了，没有一点权力。我是他的儿子，有权继承家产。叔叔们应该分给我们母子一份家产。这样，我们就用不着讨口要饭了；我们老是讨饭吃，叔叔们也不光彩。”

超同起身说道：

“我是你的叔父，我不给你谁给你！现在我给你沟头的高草山，给你沟尾的小木桥，给你沟中间的蕨麻海。”

说完，叔叔们便各自回家。第二天，台贝达朗头上顶一块白石头，手里拿一块黑石头，腰上拴一块花石头，就到上沟、中沟、下沟去了。超同却吩咐放牧的人们，要把牛羊赶到高草山上去放牧，并且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看着那个讨饭吃的小鬼头，看他玩些什么把戏！”

穷孩子台贝达朗唱道：

“上沟的高草山，
叔叔给我啦；

下沟的小木桥，
叔叔给我啦；
中沟的蕨麻海，
叔叔给我啦。
你们来放牧，
草钱要留下！
你们饮牲口，
水钱要留下！”

唱完，便一石头打去，打得草山上尘土飞扬，打得牛羊，腰折腿断。大家赶忙交出草钱、水钱，赶着牲口走了。

第二天，台贝达朗又到下沟，横躺在小木桥上睡起觉来。

在这附近的一个深山沟里，住着一个名叫夹罗顿巴的小头人，他家很富裕，妻子叫阿吉，生了一儿三女。大女儿叫夹罗珠茉，二女儿叫赛罗，三女儿叫冬罗。父母把大女儿许给了大食财王，把二女儿许给了班达霍尔王，把三女儿许给了古古玉王。这三个王子正等着好日子娶亲呢！母亲这一天让他们三姐妹去蕨麻海挖些蕨麻来。她们带着酥油糌粑就上路了。当她们走到小木桥边时，看到一个讨饭的小鬼头正横躺在小木桥上，台贝达朗见这三个姑娘都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大姐珠茉，更是眉眼如画，秀丽动人，象天仙一般。台贝达朗说道：

“我是一个讨吃的穷孩子，三位大姐姐，可怜可怜我，给我一点吃的吧！”

三姑娘说道：

“哎呀呀！造孽的讨饭人，真可怜！”

